## 記憶、人權、劇本創作研討會場記

撰文\劉姿佑 圖片\新聞中心

2019年秋天成大歡度88週年校慶,成大文學院與國家人權博物館合作舉辦「臺南國際人權藝術節」,於11月推出一系列的人權議題活動,活動內容包含「記憶、人權、劇本創作研討會」、香港現代戲劇《盧亭》與臺灣台語音樂劇《馬鞍藤的春天》展演、成大學生自製的「鳳凰樹劇展」,以及1960年代臺灣人權歷史展覽等,內容多元豐富。

學術能量充沛的校園裡,研討會幾乎是一種常態。 揹著大小行當準時列隊簽到的通識認證學生、奔前 跑後清一色白上衣黑下身的工作人員、瞻前顧後的 場控、盛裝出席的與會嘉賓等,校園日常角落中此 起彼落,但記憶中從沒有那麼一場研討會,是台上 台下如此頻率共感,同時涕淚縱橫的,這種感受性 共振很可能源自同類相聚的感動,可能是堅持人類 普世價值的真誠激昂,也可能出自於懼怕過去與現 在歷史魅影的現身與形變,還可能會是面對激鬥日 常的憤之慨然與對於未來的茫然與惴慄不安。

11月4日到6日在成大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舉辦「記憶、人權、劇本創作研討會」,研討會主題有四,包含社會記憶與再現、記憶與認同、應用戲劇與人權議題、口述歷史與文本記憶以及「回憶、真實與再現——人權戲劇在亞洲的多元發展」專題座談,每場會議發表人皆自帶戲劇作品有備而來,理論與實務相互映現,場場精彩,成大沒有戲劇系但有戲劇學程,不得不說,這是一場十分特別的研討會,無論從何處開始説起都是。



11月4日上午在成大鳳凰樹劇場舉行開幕式,成 大化學工程系校友、當年白色恐怖受難者、高齡 70歲鶴髮童顏的陳欽生上台重述他的冤獄經歷, 現場來自阿根廷、香港、韓國、馬來西亞、臺灣 等地的人權戲劇工作者跨越國籍、語言,無不靜 默專注聆聽。馬來西亞國家藝術文化遺產大學研 究所博士課程主任黃愛明,接續陳欽生上台發 言,走至台前眼眶泛淚哽咽許久無法發聲,她心 疼陳欽生的遭遇,同時也為這場研討會聚集一群 關注人權議題的同類而深受感動。

陳欽生是馬來西亞華僑,1968年考進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1971年因臺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被判刑12年,出獄後因為沒有身分證在臺灣顛沛流離,遲至36歲才開始「找回自己的青春與幸福」。他説:「我認為是該做的事情我不會退縮,人權是人生最後且重要的決定」,2011年決定成為國家人權博物館志工,不停訴説並反覆重述過去的經歷,希望臺灣這段過去的歷史走進更多年輕人心裡。舞台上,他謙虛的説自己不擅長歌唱,但為了這場別具意義的創作研討會,他放下麥克風,搭配簡單的手語動作,清唱一曲「感恩的心」,唱的是個人歷史淬鍊後生命光輝的延續,更是為人權爭取留下感性註解。

説來很巧但一切卻又恰如其分,主辦單位在與香港天邊外劇團洽談時,誰都不知道香港會變成現



成大中文系教授高美華是促成台南國際人權藝術節重要推手。



成大台文系副教授劉南芳廣邀臺灣劇場界創作人齊聚本次研討會。

在的樣子。本次來訪,劇團編劇 黃國鉅因學生被抓不敢貿然離 港,同行團員曾親上街頭參與社 會運動,其中也有臨行前才被釋 放差點不能來台。

成立於2006年8月的香港天邊外劇團,是香港少數以鑽研表演藝術為主的劇團,認為藝術如空氣、水和泥土應與尋常百姓共享,同時深信劇場可以改變世界,抱持「戲以載道」的信念、報報眾在觀劇後得以思考生活、生命與關心社會現狀。。劇作《盧亭》藉由相傳居住在香港的一個半人半魚的族群,講述香港文化歷史與身分認同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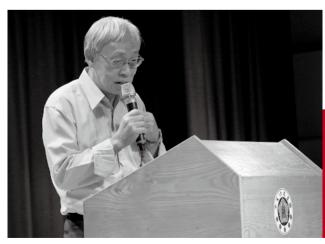
2014年8月在愛丁堡藝術節首演 時受到熱烈迴響;同年11月推 出《漁港夢百年》三部曲系列到 2019年《盧亭百年夢終章》,大 篇幅描寫香港自鴉片戰爭以來歷 經多次政權移轉至今的社會情勢 與歷史演變。

研討會開幕這天,劇團藝術總監 陳曙曦身著白衣黑褲,以港片才 會出現的正港廣東話上台發言, 隨後透過團員翻譯成普通話,當 他說起昨晚獲知香港某個街頭又 有不幸消息傳出時,台上譯者工 了雙眼努力平復情緒繼續訴說。 台下隨行團員各個涕淚縱橫。他 們所描繪的是一個對我而言很難 想像的世界,平時鮮少收看電視 新聞的我,好幾次不禁困惑新聞 畫面會否是資料片?還是只是在 拍電影?但是,在這個當下,我 跟著現場情緒跌宕,久久無法拿 起相機用快門捕捉畫面。

誠如阿根廷人權劇場導演Diego E. Rodrigoz所言:「情緒透過 戲劇或藝術表演可反映真實生 活」,從這個場合的交集開始 我雖聽不懂廣東話,但卻能看懂 他們的動作與情緒表情,透過這 些,我看見並得知另一世界最 些,我看見並得知另一世界候世 界的巨變很可能就發生在這實 界的巨變很可能就發生在這會 現世安逸下意識地想遠離所謂紛 爭,而選擇關起所有感官杜絕外



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特地 南下參加研討會開幕式。



成大校友、馬來西亞華僑陳欽生。



界刺激的鏈結。在這場交集之後,我開始為自己過去的困惑感到羞愧,一直不收看電視新聞消極抵抗世界雜音的我,惴惴不安的想是否自己也正剝奪個人與孩子正確認識、看見世界的管道,於是驅策自己開起感官好好閱聽世界正在發生的與過去曾存在過的。

這場學術研討會帶給我的內心撞擊不僅於此,4日開幕式所感受到的情緒,6日在觀看台語音樂劇《馬鞍藤的春天》演出片段時,又再度襲來。淚腺很少在公開場合開啟運作的我,不禁深思到底心裡頭這份情緒從何而來,又為何如此?

台語音樂劇《馬鞍藤的春天》改編自陳新吉回憶錄,陳新吉生於1941年,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人。1963年22歲的陳新吉正值開創人生、預備事業起步,卻為了一個莫須有的罪名受到踐踏進入獄中改變一生;原本單純的農村學生背景,在獄中認識一批批難友,經歷這些受壓迫者的生離死別,成為歷史中一位無辜受害者。

阿根廷人權劇場導演 Diego E. Rodrigoz 與隨行翻譯。

陳新吉與陳欽生同為臺灣白色恐怖受難者,無 論是把自己的故事寫成書本傳世,或是挺身而 出,反覆訴説自己的故事,他們都希望自己那 一代的經歷可以讓更多後輩認識與理解,一 音樂劇《馬鞍藤的春天》導演黃駿雄表示, 觸陳新吉的過程中,感受他到很想把自己那 時代的故事告訴下一世代,讓更多人了解,個 時代的故事告訴下一世代入充滿痛苦記憶的 以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踏入充滿痛苦記憶的, 他可以充滿怨言,但他卻溫和、堅持 順地訴説著過往歲月。黃駿雄認為回憶, 便 是創作者要「力圖虛構出時代的真實感」, 是創作者要「力圖虛構出時代的真實感」, 但 卻又「不違背歷史」,因此舞台劇所呈現的 「是經由藝術處理之後的真實」。



陳欽生獻唱「感恩的心」為自己 政治受難經歷留下感性註解。



香港天邊外劇團藝術總監陳曙曦(右)與團員,談起香港近況淚漣漣。

指認出舞台上的真實是經過藝術處理的同時,再回過頭來想想黃駿雄實際演出劇本時真的在舞台上哭,就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黃駿雄曾說他演戲的時候很少真的哭,但演出陳新吉的故事時,他在表演中真切感受到陳新吉當時那種無路可走的心境,於是在舞台上痛哭,那種黑是「心很累」,因為從頭到尾都必須去真切去感受主角人物當下所面臨的心情,那份心情是平凡小人物在歷史巨輪下沉重的無奈與道不盡的孤寂。

然而,當舞台上無論再如何用盡心血的力求真實,都是被虛構出的、特殊處理過的真實再現,從回憶錄的完成到劇本改編再到藝術處理的演出,記憶的再造工程龐大且無垠,旁人或者後見之明只能詮釋真實無法確知也無可準確捕捉。如此看來,這般的心累或可也是一種對於歷史終究只能冰山一角再現的無力喟嘆,於是心淚漣漣。

身處計群媒體高比例構築日常生活的現代世 界裡,很可能我的同溫層很厚實,很久不曾 聽誰説起他毫不知曉臺灣這段課本沒寫的但 卻曾經真切存在過的過去,於是誤以為這些 都已是臺灣基本歷史常識。但是當我發現友 人開始投身網民行列,不放棄的在不同立場 陣營中勇敢表達自己的觀點時,我想或許我 選擇開始重新收看電視新聞關注世界這僅僅 是個人很渺小的一步,當前臺灣也面臨決定 未來走向的重要時刻,選舉操弄、話題炒 作、相互攻訐與謾罵橫流滿溢,我很想知道 視聽感覺疲乏除了選擇視而不見之外,在這 個與時俱變的時代裡,我們到底該如何正 確認識過去的歷史,鑑往知來;我們又該 怎樣才可以讓時代的巨輪往希望的方向前 進;以及在未來尚未抵達之前,至少我們 應該或可以怎樣努力。多麼希望,這份激 烈的心情可以不再出自於追尋歷史真實的 無力感,而是在不久的將來依舊可以挺身 揚眉自豪不已。



韓國 Namoodak Movement Lab 張笑翼導演。



馬來西亞國家藝術文化遺產大學研究所博士課程主任黃愛明 十分心疼陳欽生的遭遇。